

天堂琴音不老

音乐界人士痛悼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

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9月7日晚,我国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因病逝世,享年77岁。这位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大师的突然离去,令音乐界十分震惊,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。

盛中国五岁随父学琴,九岁录制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等大师的经典作品,并向全国广播。1954年,他以最优异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。1960年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,师从著名小提琴大师柯岗。1962年获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赛荣誉奖,成为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。一首如泣如诉的小提琴曲《梁祝》让他蜚声国际。

“盛中国是老一辈艺术家、是乐坛常青树,我们都是听着他演奏的乐曲成长的。他的离去是中国音乐界的一大损失。”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,著名作曲家叶小钢说,盛中国的演奏技巧出类拔萃,音色富有个性,演奏曲目非常广泛。“他将音乐和个人的生活积累融会贯通,真情随音乐流露,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。”

近几年,盛中国等倡议发起“儿童音乐启蒙工程”“‘音’才施教,启智未来”等音乐普及项目。著名音乐人小柯认为,随着年龄增长,“要把手艺留下”成为盛中国等老一辈艺术家的教育哲学。“作为中青代音乐人,我们要接过前辈们教鞭,做好孩子们的音乐普及工作。”

美网纳达尔伤退

据新华社纽约9月7日电 在7日进行的一场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中,世界第一、卫冕冠军纳达尔在连输两盘的情况下,宣布因膝伤疼痛难忍而退赛,保送阿根廷选手德尔波特罗进入决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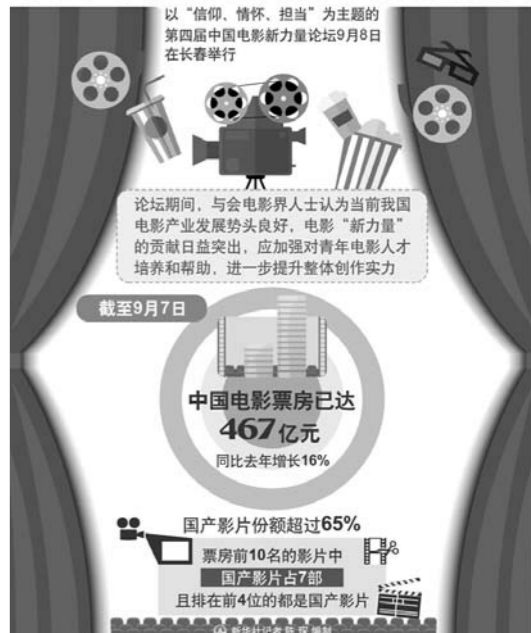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场半决赛中,2009年美网冠军德尔波特罗前两盘以7:6(7:3)和6:2领先,两盘比赛中纳达尔判若两人。第一盘竞争激烈,纳达尔尚且能与对手抗衡,并且还将比赛拖进了“抢七”,但是第二盘纳达尔的状态明显出现滑坡,跑动不足,失误增多。在输掉第二盘之后,纳达尔选择退出比赛。

中国·济南第三届国际山地持杖徒步大会举行

□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济南9月8日讯 今天上午,2018中国·济南第三届国际山地持杖徒步大会在济南奥体中心鸣枪开走。

2018中国·济南第三届国际山地持杖徒步大会是泉水节系列活动之一,2016、2017年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两届。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近万名徒步爱好者和墨西哥、俄罗斯、泰国、南非、肯尼亚等11个国家的选手参加,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。

中国电影保持良好发展势头



《书店》:小诗暗绿

斗。弗洛伦斯的梦想,代表着人类内心对光明、有知有识最简单的向往,对思想和情感最珍贵的追寻。书店代表的“知”是纯净却困难的,在民识蒙昧的时空里,开一扇小窗是那么艰难。

小镇的人们每天喘得都像是旧空气,今天昨天明天都没有区别,沉陷于日常和虚耗的他们,似乎对新鲜失去了向往,对知识和未来没有渴望。小镇也不是没有钱,但钱显然都流向了金光灿灿的女王会客厅,香槟美酒晃晃来。而书店只能阴暗吱呀,靠一屋书香撑住点清亮的底色。所有这些加在一起,是一个百年小镇昏昏沉沉的日常。

影片中,弗洛伦斯始终备受打击,却从没高声说过话。这给了全片一种蕴藏感十足的力量,那些没有说出的话在远眺的大海里,在手指摩挲过的书脊上,在双目凝视的沉默里。这也配得上故事的题眼——书和书店,所有无声胜过有声的力量,在沉静中自然地显现。影片特殊魅力,也在书——那些久远的,只有小书店才有的暗绿光影,密密匝匝的书线,旧木头油润的光泽,都像一个个旧时光氤氲的气场,带人入梦。爱书的人们看着伦敦寄来的木箱被欣喜打开,随着弗洛伦斯轻抚细腻的扉页,珍重犹如爱恋,而故事的走向,也随着书的四散而去,传递着动人的悲伤。

抗辩的主题,永远存在。它以不同的分身、不同的工具,讲着不同的故事。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里,茱莉亚·罗伯茨率领女学生对自己性情真诚追寻,挑战着“女人只需嫁个好人家”的陈俗;《浓情巧克力》中,朱丽叶·比诺什用芬芳,撬开法国山村对情感和自我最沉闷的压抑。这些反抗渺小却充满丰沛力量,带领人们往心之光明的地方行走。那些掣肘的旧力量无论出自卫斯理女子学院,还是海边乡村,却是一样的陈词滥调。而所有抗辩,其实都是用人最纯净、最明亮的部分,去擦拭那些虚浮、灰败的部分。

几位极佳的英国演员和海边小镇清郁的氛围,撑起小诗般的情致。全片对于原著细致的文笔和时代还原度很高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丝不苟的生活方式,有很发粘恬静的节奏。极简的对白,让更多生活细节凸显在前,一丝不苟地吃甜点,一壶红茶一壶奶,器皿微碰的轻响,抵好桌布的每道皱褶。英国女演员艾丽·莫蒂默葡萄般的黑瞳,在痛苦和焦虑中凝神静气。她站得笔直,总在风里按好裙裾,抚好发丝,再轻轻说出心中那句话。



9月8日,上海,赵丽丽参加粉丝互动活动。

□CFP 供图

阿珏点映 第一时间看外片



□ 王文珏

【关键词】英国杰出现代小说改编 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

“一本好书,是一位大师的精魂凝结而成的宝血,是为了超越生命而永久的珍藏,书是必需品”。书店,曾经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情结,是每一个城市乃至小镇的文化存在。人类的精神世界可以从这里通往无穷,它的墙皮、书架、绿植、气味,甚至掌柜……都是孩童记忆里特别的一笔。

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·菲茨杰拉德的小说《书店》最近改编成电影上映。这是个悲伤却轻柔缓和的故事,关于一个妇人和一间“不合时宜”的书店,一种“就像每天要有牛奶和面包一样,要有书”的梦想。

1959年,二战后的英国小镇,家家户户疲于生计,孩童也打工挣零钱,全镇一百多年没有书店。丈夫二战阵亡多年后,弗洛伦斯盘下一间欲坠的老屋,开起了拮据却好书源源不断的书店。当年,她和爱人在书店一见钟情,以阅读交流。而今物是人非,但每晚翻书时光,爱人朗读的声音就好像活在耳边。

书店一开,似乎在改变小镇风气。往来的父母,开始捐一本书回家。书也成为弗洛伦斯和小镇怪老头的交往。他那宁静荒凉的庄园永远紧闭,从不涉足外面的世界,但靠着对书的理解品评,他们渐成知音。但书店是小镇“社交女王”的眼中钉,这个浮华的小镇女王动用各种力量——法院、哲学、律师、金钱,一步步把这间书店赶出小镇。

一间书店的遭遇,像是“知”与“无知”的争

国足,好了伤疤忘了疼?

□ 本报记者 王磊

好久没有国足的新闻了,一出新闻就是热门话题。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,远赴卡塔尔的中国男足0:1不敌卡塔尔队。赛后,国足遭遇了外界的口诛笔伐:“拿着数千万元的工资,就踢成这样?”

只看最后的比分,并没有什么稀奇。这些年中国男足和卡塔尔队多次交锋,双方互有胜负,国足输球也是情理之中。看过比赛过程之后,你又会感觉意外。面对一支拥有7名23岁以下球员的卡塔尔队,国足在攻防两端都很被动。

赛后的数据显示,国足的控球率只有四成;射门数只有两脚,是对手的六分之一,还全部射向了天空;后防线更是漏洞百出,如果不是门柱的帮忙和门将颜骏凌的发挥神勇,国足很有可能遭遇一场惨败。

时间是很好的疗伤药,五年时间,就让很多

人忘记了那场刻骨铭心的1:5,但卡塔尔人再次揭开了这个伤疤。2013年,卡马乔执教的中国男足在主场1:5不敌泰国青年队。赛后,范大钢军的斥骂仍然在耳畔回响:“现在中国男足脸都不要了!”

过去,很多人总是质疑,国足的主帅不行,导致了国足一天不如一天。如今带队的换成了里皮,依旧遭遇了尴尬的失利。比分虽然没有1:5那么惨,但是上场比赛球员的表现,却刺痛着每一个球迷的神经。已经38岁的郑智仍在拼命回追,但更年轻的球员却在场上“散步”,依靠眼神防守。

有些人说,球员们表现可以理解。毕竟处于中超联赛争冠,保级的关键时刻,而里皮国家队的球员,大多数来自于争冠集团,首发11人全部来自中超前三名北京国安、上海上港和广州恒大,谁都不想受伤,作为国家队球员,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,就要全力以赴,对得起国旗和队

徽。这不是只针对中国男足的要求,而是对于全世界国家队员的要求。

在场边郁闷地指挥完整场比赛之后,里皮有些怒不可遏,痛批国脚们的表现:“我重新认识了我的球员,我对球员们的总体情况感到吃惊,也感到担心,幸好亚洲杯不是下周就踢。”这已经不是“银狐”第一次批评国脚的拼搏精神,今年年初,国足0:6不敌威尔士队,主力球员出不出力,里皮表示,“不该招人这些球员。”

已经开始“年轻化”战略的里皮,突然在热身赛中只留用了韦世豪一名U23球员。这恐怕不是里皮的自我打脸,而是外界舆论,甚至是足协给予的压力,毕竟里皮团队拿着2000万欧元的年薪,成绩不佳,自然说不过去。此外,明年就是里皮合同的最后一年,要想续约,也需要成绩作保障。于是里皮再次选择了平均年龄30岁的老将。

其中,与卡塔尔队比赛出场的16人中,7人

参加了0:6不敌威尔士队的比赛;7人参加了1:5不敌泰国队的比赛;三场比赛同时出场的有5人。只是,里皮没有想到,他如此信赖的球员,再次犯了老毛病。无论是技战术发挥,还是拼搏精神,这些球员的表现都很难与国家队球员相匹配。

输了球就怪教练,这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的通病。即便是里皮,也没有逃过“水货”的质疑——“里皮那一套过时了”。但国足今天的问题,是出在里皮身上吗?以国足球员对待比赛的态度,就是把瓜迪奥拉、克洛普弄来,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。

还是米卢那句话,“态度决定一切!”U23男足虽然踢得一般,但是队长何超的话挺有道理:“我们队伍里的所有成员,要对得起自己这份职业,对得起胸前的国旗,赢得对手的尊重,赢得球迷的理解,我愿意为中国足球,拼尽场上的每一分钟!”

连载

电话:(0531)85193407 Email:liujun@dzwww.com

剪不断,理还乱——

明朝的皇帝

□ 高阳

张辅是武人,胡濙以周游天下访知建文帝的踪迹受知于成祖,才具不及“三杨”。君子责备贤者,后世多以“三杨”不乘时机诛朱振为可惜。而后数年,“三杨”竟不能不振作王振。

王振只有张太后能约束他。张太后的方法是,每隔几天,遣太监到内阁去查问王振办了什么事情,有没有未通过内阁而由王振自己决定的事情。如果有,太后一定会把王振找来骂一顿。这样骂到正统七年十月,张太后驾崩了。

当年渐之际,“三杨”只剩了“二杨”——杨荣已死,杨士奇和杨溥被召至寝宫门外,张太后命太监问“二杨”国家有什么大事未办,杨士奇举了三件事:第一件,“建庶人”——当时对建文帝的官方称呼——虽亡,应该修他的实录;第二件,成祖曾有诏令,谁收斂方孝孺等人遗著的,处死,这禁令应该取消;第三件未及奏上,张太后已崩,因而史书没有记载,但可以断言的是,决非裁抑宦官的权势。

老太后一死,王振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“盗碑”。太祖年间,鉴于前代宦官之祸,特意造一面三尺高的铁碑,立于宫门口,上铸八个大字: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。”王振进进出出,看得刺心,把这块碑悄悄移走。照律例言,这是死罪,但没有人讲话。

到了正统十一年七月,“三杨”均已下世,阁臣的次序为曹鼐、陈循、马愉、苗衷、高穀,除了马愉以外,其余四人都“三杨”在日王振所荐。曹鼐、陈循都是状元,但亦都是庸才,加以举荐之恩,因而王振得以肆无忌惮。当然,主要的是他能得到皇帝的宠信。

英宗对王振,不仅宠信,实为敬惮,此亦是不可解之事。正统六年九月,明朝称为奉天、华盖、谨身的“三大殿”及乾清、坤宁两宫落成,大宴百官。照规矩,宦官不得参加外廷的大宴,王振自然很高兴。等皇帝派人来问王先生在干什么时,王振正大发脾气,他说:“周公辅成王,我就不能在那里坐坐?”皇帝听得这话,皱了半天的眉,下令开东华中门召王振,百官都在门外迎拜,王振才转怒为喜。

这时张太后还在,王振已经如此,于此可见,张太后左右早已为王振威协利诱,控制在手下,他的作威作福,根本就没有人敢去告诉卧病深宫的张太后。

这样到了正统十四年,终于激出“土木之变”。

《明史纪事本末·土木之变》篇:正统八年癸亥夏四月,瓦剌太师顺宁王脱欢死,子也先嗣。自脱欢杀阿鲁台,并吞诸部,势浸强盛,至也先益横,边境自此多事。按:元朝亡后,元兵遁入沙漠,明太祖全力经营中土,无力征伐,因而议和,并以秦、晋、燕三王备边。至洪武二十二年设朵颜、泰宁、福余三卫,许那里的部落入贡通商。二十四年,封骁勇善战的皇十七子权为宁王,开府大宁,以为镇压。朱权于永乐年间移封南昌,为王阳明所平的宸濠,即为朱权之后。

瓦剌即为蒙古的一个部落,其地在河套以北,清朝名为卫拉特或乌拉特,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“乌拉特部三旗”以及《藩部传》之“乌拉特”,所记即是。瓦剌部最初为元末强臣猛可帖木儿所占据;猛死后一分为三,即为以后乌拉特中、后、后三旗的由来。在当时,瓦剌部中最强的一个名为马哈木,永乐六年贡马讨封,第二年被封为“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”。马哈木死,其子脱欢袭爵,先杀其东面鞑靼的“太师”阿鲁台,后又并吞另外两部,至此瓦剌部复归于一,成为塞外蒙古部落中最强的一个。

于是脱欢打算自称“可汗”,这等于对成吉思汗及元朝的反叛,他的部众不愿,脱欢便找了个元朝皇室之后,名叫脱脱不花的为可汗,自为丞相。正统四年,脱欢死,他的儿子,也就是也先,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,自称“太师准王”。也先与脱脱不花虽有主臣的名义,而实际上是分了家的,对明朝的贡市,各自为政;明朝亦分别款客。但脱脱不花的兵马,是脱欢夺阿鲁台所属而慨然让与,所以最真实的情况是脱脱不花为也先的附庸。



27

我们已经开始预先品味——即将在沿途撷取的珍宝——地图承诺要带给我们的绿色、褐色和黄色大地;飞行员的念珠串上那些响亮的地名;我们在往东飞向太阳的路途上将摘下的吉光片羽。

小小的驾驶舱有一种独特的氛围,人还没完全清醒就已置身其中,把保温壶、旅行袋和零星物品摆到定位。装满油料的沉重油箱饱含能量;更神奇的是前方那些仪器,它们像珠宝般镶嵌在仪表盘,在黑夜中闪烁着星辰的光芒。发出矿物质般亮光的人工水平仪,用来帮宇宙量度心跳的各种听诊设备,这些都是飞行员热爱的东西。机舱中的一切都是如此特别,它自成一个世界,而对飞行员而言,它就是家。

光影的游戏 我起飞了。虽然油料沉重,我还是轻而易举地离地而起。我扭了一下方向,避开巴黎市区,沿着塞纳-马恩省河往上游开去,低空越过默伦一带的降雨区。我朝罗亚尔河谷地的方向飞行。内韦尔出现在下方,不久后是隆河谷地的大城里昂。飞机飞过隆河上方时稍微震动了一阵。风秃山早已白雪皑皑。然后马尼昂出现了,紧接着是地中海海岸的马塞。我宛如身在梦境,看着下方城镇一滑移而过。我飞得好远——或者以为自己飞得好远,以至于那些小小的距离

小王子三部曲——

风沙星辰

□ (法) 圣-埃克苏佩里

在不知不觉中就飞越过去了。时间飞驰而过,这样倒也好。有些日子里,我觉得已经飞了一刻钟,但看了手表以后才发现才飞了五分钟;另一些时候,我觉得眼睛都还没眨几下,分钟就已经转了四分之一圈。今天,时间在飞驰。这是个好兆头。

很奇怪,左机翼油箱的指示表上居然有一缕蒸汽升起!那看起来几乎像是一股羽毛状烟雾。“普雷沃!”

我的机械师安德烈·普雷沃靠了过来。“你看!那不是汽油?我觉得它好像漏得很快。”

他看了一下,然后摇摇头。“最好检查一下消耗情况。”我说。我还没决定掉头,目前的航向依然锁定突尼斯。我转头看到普雷沃在机尾查看第二油箱的指示器。他走回来:“你已经用掉五十加仑左右了。”

将近二十加仑的油料就这样消失在风中!情况很严重。我飞回马尼昂,在那里喝了一杯咖啡,我们损失的时间仿佛露出的伤口般令人疼痛。法国航空的飞行员问我要飞到西贡还是马达加斯加,然后祝我好运。油箱修好了,也重新加了油,于是我再次满油起飞,除了在湿答答的跑道上滑行时有点颠簸,一切都如往常般顺利。飞机进入地中海海域时,我遇到非

常低的云层。我把飞行高度降到二十米。大雨猛烈地拍打挡风玻璃,大海仿佛在我眼前。我竭力设法看清前方的东西,以免撞到某艘船的桅杆。我的机械师为我点烟。“咖啡……”他消失在飞机后方,回来时带了保温杯。我尝了几口咖啡。我有时会拉几下油门,让引擎转速保持在两千一百转。我用目光扫过仪表盘:我的臣民们都从每根指针都在正常位置。我瞄了一眼海面,雨中的大海冒出蒸汽,宛如一大缸热水。假如我开的是水上飞机,我会很遗憾海面这样波涛起伏。但我现在开的是一般的飞机。波涛起伏与否,我都不可能在那里降落。不知为什么,这为我带来一种荒谬的安全感。大海属于一个与我无涉的世界。飞机在这里故障与我无关,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甚至完全没让我感觉到威胁——怎么,我的配备原本就不是为大海而准备。飞了一个半小时之后,雨终于停了。云层依然很低,但阳光已经穿透它,展露灿烂的微笑。我欣赏着天象这样慢吞吞地筹划下一场大晴。我可以猜到头顶上现在应该有一层不算太厚的白色棉花。我让我机师倾斜了一下,避开一块暴雨区——这时已经没有必要直接穿越这种东西了。然后云层中似乎出现第一个破口……